

杀人鬼来信 勿拆

(日) 浜尾四郎 著

捷维译

这是命运的恐怖作弄，
宿命的三角暗中作祟，
悲剧冥冥之中在几世前就已经注定。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杀人信勿拆

(日) 浜尾四郎 著

捷维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信勿拆 : 杀人鬼 / (日) 浜尾四郎著 ; 捷维译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6.5

ISBN 978-7-5502-7382-5

I . ①来… II . ①浜… ②捷… III . ①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9424 号

来信勿拆 : 杀人鬼

作 者 : 浜尾四郎著 ; 捷维译

选题策划 :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 谢晗曦 夏应鹏

策划编辑 : 李 艳 陈彬彬 张艳婷

封面设计 : 金 山

版式设计 : 张 敏

责任校对 : 赵建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1.5 印张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7382-5

定价 :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58572848

第一章 死亡预告之三角记号

正值四月中旬，给人的感觉却好像各地的樱花都已经凋零，这都要怪几天前的一场大风。难得的午后时光，我在处理完了杂志社的事务之后，就无所事事地在银座附近的马路上闲逛。

说起来，杂志社的事情还真是闲得很，与其趴在办公桌上或者报纸堆里发呆，还不如出来享受享受清静。可一个人终归是无聊的，那是不是该找个地方去喝杯咖啡呢？独自一人毕竟太过无聊，这时候有个还算聊得来的谈话对象就显得很重要了。可并非周末或者节假日，去哪里找和我一样无聊的人呢？脑子里一边想着事，人还是不由自主地踏上了从尾张町去往新桥的路，大概是彼此都各怀心事吧，于是在路口处与一个特别高瘦的男人撞到了一起。

这个莽撞的男人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糟，正准备骂他“嘿，白痴，走路能不能注意点儿”的时候，仔细一看，竟然是我的老朋友藤枝真太郎。

“喂，藤枝，臭小子，怎么回事，怎么是你啊？”

“啊，小川！”藤枝也是一愣，旋即高兴地在我胸口捶了一拳，“今天来银座有事吗？”

“还问我怎么回事，还不是毫无目的地就这么逛到了银座。倒是你，忙碌的大侦探，这种时间怎么会在街上？我记得你的事务所不就在后面吗？”

“难得有空闲嘛！三点半确实约好了客人见面，但是在之前还是有

一段时间没事做，需要挥霍掉，干脆就出来走走，心想或许就会碰上像你这种悠闲的男人……”说到这里，藤枝发出一贯的爽朗笑声，“当然，我说的可不是像刚才那样结实地撞上。”

我随即也笑了起来，“原来是这样子啊！那还真是相逢不如偶遇，太好了，我正想找个人一起喝杯咖啡什么的，那就一起去吧！”

我当即拉着藤枝走进了就近的一家咖啡店。

这个时间段正是咖啡店最清闲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旁的厢座，面对面坐了下来，向服务生点了红茶和点心。

“喂，小川，”刚一坐下，藤枝就打开了话匣子，“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样面对面坐着吗？”

“藤枝君果然还是保持着一贯的说法方式啊！”我笑着说，“我想这不过就是为了说起话来方便吧？也就是说，选择这样坐着，两个人交谈起来最自然也最为方便。”

“没有错！但是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另外的事情吗？在像咖啡店这种地方坐着，只有某些人是比较方便的。”

“什么？你这么说我有点儿听不大明白。”说着话，我在红茶里放了两块方糖。

“你往那边看看。”藤枝忽然用手指了指右边。

我侧过头，向右后方看了看，发现对面的厢座里有两个女人正背对着这边并排坐着，她们看起来有三十岁上下，此时正在亲昵地交谈。

“现在明白了吗？假如是年轻女性的话，通常都会选择那样并排坐在一起，因为对她们来说，那样坐着似乎说话才会更为方便。”藤枝说着话，从烟盒里取出一根烟来点燃了。

“可那不过是特殊情况吧？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那样的。”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问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不是吗？就我目前为止观察到的情况，如果是两位年纪比较轻的女性聚到一起，多半都会选择并排坐着。要是说‘一定’有些不太稳妥的话，那么‘十之八九’是不会有问题的。”

“是这样吗？”我还是有些不敢置信。

“不会错的，这简直是毫无疑问的。两位年轻女性在厢座里肯定是那样并排坐着的，要是换成两个男人，则会选择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地坐着。”藤枝说到这里，嘴角含着一种得意的笑容，缓慢地吐出一口烟雾。

2

“真的如你所说吗？要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两个女性会选择并排坐在一起呢？藤枝君不妨说来听听啊！”我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很期待藤枝会像往常一样开始高谈阔论。

“抱歉，说实话，我也不大清楚是因为什么。我想这种事情得找心理学家或者是生理学家去解答吧？我不过是个侦探，这些问题不该是我去寻找结果的，我的职责就是观察事实就可以了。是的，就是观察！我想你也经常会看到女性并排坐着，却从未留意过吧？”

“柯南·道尔倒是借夏洛克·福尔摩斯之口说起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心存疑惑，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它真的会有帮助吗？”

藤枝摇了摇头。“有时候确实会有，有的时候则毫无益处。就像是侦探小说一样，有时候或许真的会有实际用处，但有的时候却没有。”

“这样说来，就算是你这样的侦探，有时候也会从侦探小说中获得启发了？”

“如果说整部小说都会起到作用，那倒是有言过其实的嫌疑，不过小说中的某些段落，确实是值得人思考和回味的。”说着话，藤枝摁灭了烟蒂，拿起叉子，开始享用面前的苹果派。

在大概两周之前，我们曾经在赤坂某料理店召开过一次高中同学的聚会，我想起正是在那次聚会上，曾经把两三本欧美最近获得好评的名侦探小说借给藤枝。

“上次借你的那些书，可看过了？”我问他。

“啊，你是说那几本侦探小说吗？说起来，真是要感谢你才对。全

部被我一口气看完了，当真都很有趣。”

“那就好……不过我总在想，那些书对你真的没有什么帮助吗？”

听到我的话以后，藤枝并没有立刻做出回答。我立时感觉到他是在想着对那些小说感到不够满意的地方，索性先对他说：“其实，也不只是局限于那几本小说，在侦探小说里，最让我感到不满意的是，那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未免过于伟大了，夏洛克·福尔摩斯是这样，波洛、桑戴克、菲洛·万斯也都是跟超人差不多。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那样伟大的侦探。”

“你说得倒是没错。”话虽这样说，但听起来藤枝似乎还是不太赞成我的观点。

“不要误会，我可没有在讥讽你或者是抬高你，但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家伙才配得上名侦探之名啊！虽然我们的藤枝侦探并没有福尔摩斯那样的推理能力，也不像菲洛·万斯那样博学多才……”

“喂，越说越过啦。”他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脸红了，急忙挥手打断我的话，“你说的是没有错的，很多侦探是塑造得过于伟大了。但是对我说来，不管是你借给我的那些小说，还是其他的作品，里面的坏人都太少了，为什么作家们就不能写真正的恶棍呢？”

“真正的恶棍？”

“是的，侦探小说中出现的恶棍都是十恶不赦之徒，但太多都是被硬生生创造出来的，比如，明明是杀人，却非要费尽心思拟定周密的计划，然后冷静地有条不紊地行动，事发之后若无其事地善后，直到主角登场进行智力角斗，关于这点，实在是让人有点儿反感啊！”

“这样说来，你认为世上并没有那样的坏人存在，是吗？这岂不是有点儿可笑啊？”

3

“可笑。”藤枝看着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应该很清楚才对啊！在犯罪学里，应该是承认有这一类的犯罪

人物存在吧？”

“当然是有这类的人物存在，像《奥赛罗》里出现的伊阿古无疑就是最好的例子，只不过，放到现实中就很少出现了。尤其是侦探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罪犯，很难认为在这个世上真实存在着。如我方才所说的，在作案之前制定翔实周密的计划，杀人之后也可以若无其事到似乎是吃了一顿早饭般悠闲自在，丝毫没有杀人之后的心有余悸或是受到良心的谴责，难免太让人惊骇了。”

“即使如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我觉得你之所以如此断定，不过是因为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过而已。”

“嗯，不管怎么说，我是还没有见到过那么处心积虑的杀人犯。无论是在当检察官的时候还是做侦探以后，还从未碰到过那么无药可救的人。如果是诈骗或是盗领公款的嫌犯，这样的罪犯是会运用邪恶智慧来犯罪的，但是却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杀人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杀人应当是毫无理智可言的事情，智者通常是不会萌生杀人这样冲动的想法的。”

在一口气喝掉红茶以后，他又点了一杯。

“好吧，智者或许是没有办法杀人的，但如果是无药可救的杀人狂呢？”我问。

“杀人狂确实是有不少，但通常都是蛮干，为杀人而杀人，根本不需要名侦探登场，就会被警察逮捕了。”

“如果是天生的杀人狂，而且又具备与生俱来的智慧，那么恐怕就是得名侦探出场了吧？怎样，藤枝君想不想和那样的犯人决出胜负呢？”

“真有那样的人的话，恐怕是人间的劫难。”藤枝说着话，把第二根烟的烟蒂丢到了烟灰缸里，“不过对我来说，倒是很希望碰到这样的混账，但恐怕短时间内这个心愿是无法达成了！”

由此可见，无论怎样了不起的人，终归都还是不会预见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在我与藤枝结束这番谈话后，还没有过半个月的时间，他就要和所期待的重大案犯来决一胜负了，不，应该说他所面对

的敌人比他所期待的还要可怕，现在想来，对于作为侦探的藤枝而言，那或许就是命中注定的决斗。而且又有谁能够想得到，这出恐怖惨剧的序幕，在我与他的这段谈话结束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开始呢？

喝掉面前的红茶，我看了一眼时钟，不到两分钟就要下午3点了。

“你刚才说过3点半约了客人，还能继续待下吗？”

“时间尚早。”藤枝回答，脸上显出颇有深意的微笑，然后看了我一眼，“我的愿望或许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达成，不过，对你这个女性礼赞者来说，眼前的这位客人倒是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好奇。”

“要见的客人是女性？”我情不自禁地问。

“嗯，是的。”

“那女客人是怎样的呢？年轻貌美的吗？”

“瞧你的模样，这么着急做什么？我自己还没有见过，今天才是初次见面。”

“什么嘛！”我有少许失落，“不过，能够找你帮忙的女性，我猜想也不会是多么单纯可爱的……”

“那是当然，毕竟是事件的委托人。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单从笔迹就推断出本人的美丑程度，不过是年轻女性这点是错不了的。如果是小川的话，可以看看我今天早上收到的信的，是的，没有问题。”他的手已经伸到了口袋里。

4

我时常回忆起我与藤枝真太郎这些年的交往，发现我们的生活虽然天差地别，但总是能够在奇怪的路口交叉。

在五年之前，藤枝真太郎还是东京地方法院的检察官，而且因为工作出色，可以说是前途无量，是首都恶徒们所恐惧、憎恨的魔鬼。但是大概在五年以前，原本该在仕途上大展拳脚的藤枝却突然递交了退休的辞呈。本以为辞去检察官一职以后，藤枝会像大多数法官一样，选择当律师，没有想到他却与旁人的预测背道而驰，在退休两年以后，

租下银座后街的一个小房间，挂上了“私家侦探藤枝真太郎”的招牌。

这以后直到目前为止，他都在发挥着可怕的能力，成功侦破了多起案件，只不过因为委托人尚且活在人间，因为某些敏感的原因，这些功绩并不能公之于众。但饶是如此，如牛込的老太婆遇害事件、青川侯爵宅邸怪异事件、富豪安田家宝物失窃事件、蓑川文学博士宅邸杀人事件等，仍然通过很多渠道为人所知。

曾经的“魔鬼检察官”如今仍然是魔鬼，且比之作为检察官的时候更能够自由发挥，更加让罪犯们无所遁形。

而我呢，小川雅夫，高中时代跟藤枝同届，感情也相当亲密。那个时候应当正是新浪漫派文学风行时，只要是当时的在校学生，一定会有段时间既是文学青年，也是哲学青年。

藤枝和我当然不能免俗，所以我们经常讨论易卜生、斯特林堡，甚至废寝忘食地阅读罗曼·罗兰的小说，虽然并不是完全能够读得懂，但仍旧会装出一脸充分领会的神情，然后互相批判伯格森或者是奥肯。

现在回想起旧日往事，会不禁冒出冷汗，可在高中时期，房间里必定会有尼采的语录，墙壁上也必定会张贴着贝多芬的画像，米开朗基罗的壁画照片更是会贴满墙壁。

所以，那时我与藤枝的梦想都是希望日后成为一代文豪或者是伟大的哲学家。

不过在进入大学就读以后，这种艺术流行病就逐渐消退了，步入大学校园的时候，几乎大多数人都是踏踏实实地避开文学专业，选择科学专业。藤枝就是其中之一，不知何时开始，摆在他桌前的歌德全集消失不见，换成了司法判例全集，意大利语辞典也不知道被丢到了哪个角落，他整天抱着的都是《六法全书》。

只有愚蠢如我这般的人还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一门心思地继续钻研哲学系。不过到了大学二年级那年，我在大阪做贸易、多少积蓄了一些财产的父亲突然去世，我不得不返乡处理相关事宜，这样得以闲晃了两三个月，顿时发觉还是悠闲的生活让人流连忘返，就此终于

成为了懒惰的家伙。

就算是这样不成器，我还是混到了文学士的资格毕业。但到了此时，有些同学已经步入文坛，有些转读法律的更是已经通过检定考试，成为了政府官员。我在艳羡之余，也曾经试图做出一番努力，可懒惰的人毕竟是可悲的，终于一无所成，死心塌地地回到故乡继承父亲留下的生意。后来也算是略有小成，不必忧虑生活，干脆就举家搬到东京，混进一家小杂志社赚几个零用钱，过着闲散的日子。

5

我的生活一直平淡无奇，至今让我无法忘怀的是三年前妻子突然病逝，因为妻子在世时并未生育子女，我之后就跟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现在。

其实，也并非不想续弦，也有不少人登门来提亲，但是正如俗话所说，你挑人家人家也会挑你，因此一来二去就这样到了快四十岁，仍然还是孤身一人。

藤枝真太郎和我的年纪不相上下，大概也有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同样也是个单身汉。但与我不同的是，他还从来没有结过婚。

“并非我唱高调，只是我从来没有迷恋过女人，当然，也没有女人迷恋过我。”他总是这么说，除此以外，他也经常严肃地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尊重女人，同时也没有办法相信女人。”

听他说的话会觉得，他似乎经常自比夏洛克·福尔摩斯，其实对他而言，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话语，应当是相当寂寞的感慨。

他的状态和我很近似，因为父亲早逝，没有妻儿，所以跟母亲住在一起，每天除了工作，生活中也并无太多有趣的事情。

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人，当听到有女客人将来访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羡慕，应该是如我所料的，与感情并无太多干系，只是事件委托人是女性而已。

“这是我今天早上接收到的限时信，专门寄到事务所的。”说着话，他将一个乳白色西式信封递到我的面前，“看起来似乎是有些仓促，笔迹比较乱，不过，寄信的女性应该是相当有钱的、曾接受过相当高的教育的。”

我打开信封，将里面的信笺默默抽了出来，信笺与信封相同，也是乳白色的西式信纸，上面写着纤细的女性字体，如藤枝所言，确实显得有些凌乱。

藤枝先生：

冒昧写信给您，请原谅我的失礼。你我虽从未见过，但我却早就听闻您的大名。这里我有一件事情要特地请您帮忙。但这并非只是我私人的事情，实际是与我的家族有关的……今天下午三点半我会亲自去您的事务所，如果届时方便，请务必与我见面，详情等见面后再详谈。

秋川宽子草

“小川，这位小姐来见我，应该是打算说明一切，所以并没有掩饰身份，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她使用的就是平常用惯了的信纸。你看这种信纸应该是相当奢侈的，和我们平常使用的不一样，信封与信纸是整套的，价格应该并不低廉。如果她通常使用的都是这样的东西，可以肯定她绝对是富家千金。而且，信上的文章我也非常欣赏，语句简洁扼要，要知道，能写出这样文章的女性是相当难得的……对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她应该快到了，如果没事，何不跟我一起去见见这位来历不俗的委托人呢？”说完，藤枝抓起桌子上的账单，站了起来。

我也跟着藤枝站了起来，不知什么原因，与这位委托人虽然尚未见面，我却突然在意起来了。

6

“喂，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明白写出自己的名字，并且寄这种内容的信件给还没有见过的你，似乎该是有相当急迫的事情吧？”走

在人行道上，我问藤枝。

“嗯，以她本人的看法，应当是非常急迫的事情。但也不要忘了，年轻的女人往往会因为一点儿芝麻绿豆大的事情而惊慌失措，所以在没有听过详细的情况以前，就不要跟她一样乱掉方寸。上次就有一个很狼狈的女人闯到事务所来，说是她先生走丢了，委托我去调查，结果发现她的先生原来一直等在某个约定碰面的地点。”说到这里，藤枝大笑起来。

“但是，这封信上可是写着她自己的名字呢！”

“嗯，说起来，这倒是很有趣。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秋川这个姓氏感觉上是存在着，但其实却不多见，你能够想到什么姓秋川的人吗？”

经藤枝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从前在大阪经营贸易的时候确实认识不少企业家，记得东京确实是有一位姓秋川的企业家。

“说起来，倒是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姓秋川……”

“没错，你的记忆力倒是不错。”藤枝看了我一眼，“实不相瞒，在收到这封信以后，我马上查阅了绅士名人录和征信名人录，企业界确实有一位企业家叫作秋川骏三。这位秋川骏三就是秋川造纸公司的董事长，并且和多家企业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大女儿就叫作秋川宽子。”

“既然这么说，这位秋川宽子就是富商秋川骏三的女儿？”

“嗯，没有错。当然，约我见面的这位秋川宽子与秋川骏三的女儿是否是同一个人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秋川宽子这个人是确实存在的。”

说着话，我们已经走到了藤枝的事务所。

“如何，是不是趁着客人还没有到的时候先看看征信名人录，对委托人有个事先的了解？”走进事务所，藤枝坐到大办公桌前，就把放在一旁的书放到我的面前，这本书又沉又厚，乍看之下都有点儿吓人。

我翻开一看，发现藤枝已经做了充分的调查，凡是秋字的部分全被翻开，而在此部分，果然只有秋川骏三一个人姓秋川。我想，没有错，应该就是他，便急忙开始阅读。

秋川骏三（45岁）

秋川本姓山田，在23岁的时候获得秋川家前代家主长次郎的器重，被招赘为大女儿德子的丈夫，从而改姓秋川。此后献身造纸事业并且取得成功，现在身为秋川造纸公司董事长以及其他数家公司的董事（担任董事的公司名称在书中都有列出，不过在这里略去）。

家中成员则包括夫人德子（45岁）、大女儿宽子（21岁）、二女儿贞子（19岁）、三女儿初江（18岁）、长子骏太郎（15岁）。

以上就是征信名人录中关于秋川一家的记录。

7

“没有错，照这样看来，确实是富家千金。”我合上那本又厚又沉的书。

“假如真的是这样的富家千金来到这里，作为小川来说会感到心满意足吧？不过，我对此并无兴趣，事件本身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这又是藤枝一贯的思维吗？不喜欢美女、不能信任女人？看起来你这个人跟别人还真是大不一样啊！”

我正在说话的时候，门铃响了，这表示有访客到了办公室的门外。没过多长时间，门就打开了，助理拿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

“嗯，请把客人带到这里来。”藤枝说着话，看了我一眼。在这种场合，我是应该避开的，所以我就站起身来，准备离去，但藤枝并没有多说话，而是像平常一样用眼神制止我，所以我又再度坐下。

门在这个时候打开了，一位年轻的女性出现在门口。

见到对方的刹那，我几乎要忍不住惊叹出声。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显示这位女性多么漂亮，或者是气质多么高贵，而是因为，此时的我已经连自己的主观都无法相信。

方才藤枝对我说来访的是年轻女性时，实不相瞒，我就已经隐隐觉得应该是一位能够让人产生好感的美丽女性，接着听到秋川宽子的名字，再看到她的笔迹，我的脑海里就已经勾勒出一个美丽可爱的女性形象。

可是，真正看到真实的人，又该怎样形容呢？门外出现的这位年轻女性，与我脑海中所描绘的心仪形象简直是一模一样！这时候她姓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就算她并非秋川家的大小姐，我也不会在意了。问题在于，她所要委托的事件必须让藤枝感兴趣才可以，否则，要是藤枝冷漠地拒绝……不，真是够糟糕的，我现在只顾着考虑自己的事情，完全忘记向诸位读者介绍这位女性了。

此时站立在门外的女性，年纪大概在二十岁上下，气质高雅，让人很难相信身上的和服和披肩都不过是平常的服饰，头发很自然地扎在脑后，也没有什么发饰，唯一醒目的东西就是左手中指上的金戒指，上面镶着的珠宝价值绝对超过千元以上。

至于她的容貌，只能用“闭月羞花”来形容。但是从第一印象来说，绝对不是奢华的美，而是带有寂寞的美，尤其是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既让她的脸更漂亮、气质更高贵，也让她看起来更散发着理性与智慧。

几乎在门打开的同时，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而走进来的女性，在发现房间里有两个人之后，将美丽的眼睛睁圆，瞳孔里一时间浮现出困惑的神情。

“我是藤枝，请进。”藤枝语气平静地向这位女性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小川。”

8

“谢谢！”听到藤枝的话以后，女子不再有什么顾虑，不失温婉地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她将红绿色的皮包放到膝盖上，将双手轻轻搁到皮包上。

虽说如此，但面对两个陌生的男人，她看起来还是有些局促。

“秋川小姐，对了，冒昧问一句，是秋川宽子小姐对吧？你寄来的信件我已经收到，今天是特地在这里等你的。顺便介绍一下，小川雅夫先生，我最好的朋友。”

女子听了以后，再次向我们诚恳地致意。

“抱歉，我是秋川宽子。”

我急忙从衣服口袋里取出自己的名片夹，从里面挑选出最干净的一张，递给秋川宽子小姐。

“小川先生是我的至交好友，现在在一家公司任职，不过因为属于行动自由的职业，通常都会过来帮我的忙，所以希望你也能够对他充分信任，关于事件的前因后果，你大可以说出来，不必在意。”

坦白地说，到眼下为止，我可并不像藤枝所说的那样全力帮忙，但这个时候对于藤枝方才对秋川小姐所说的言辞，我必须对藤枝表示由衷的感激。当然，假如我此时选择离开，也就不会被牵连进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案件中去了，只不过与此同时，也可能就此无法见到秋川家那些可爱的人了。

“就像藤枝先生刚才说的，我一直是帮他处理一些事务所的事物的，或者您也可以把我看成藤枝先生的助手。”面对美貌绝伦的秋川小姐，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费了很大力气才木讷地说出了这句话，但是，连我自己怕是都要脸红了，“只不过，要是特别需要保密的事情，需要我避开的话，也不妨直讲，并无大碍。”

话虽这么说，可我刚说完这席话就后悔了，要是……

“喂，你跟平常一样在这里听着又有什么关系啊？秋川小姐，小川先生就是这副性格，经常会有一些根本毫无必要的担心，连我都觉得很困扰，尤其是面对像你这样年轻貌美的女性，他总是会很害羞。”说着话，藤枝瞥了我一眼。

让人钦佩的是，对女性毫无欣赏和尊敬可言的藤枝，对女性却有着巧妙的交际手腕，总是能够消除对方的紧张和不安。